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三回 第二節

這日正向前而走，大江中有一道山，十數里之山洞。水手一見十幾里之山洞，俱都害怕。老家人說道：「從此處奔大清國，路途甚近，若是沒走過此路的，可不敢走，我與員外向來上大清國都由此路經過。」正行走間，忽聽水聲滔滔，水手齊心努力，將船闖進清江湖口。進了清江湖口半里多地，風平浪靜。老家人叫道：「少爺！您久欲上大清國，咱此時已經到了蓮花湖啦。」少爺出了大船，站在船頭，一看蓮花湖山青水秀，山上懸旗弔門，山下綠水清流，荷花鮮色，有水竹，有稻田，有江葦，青紅滿目，景致異常好看。少爺看得心曠神怡，不由得贊美說道：「蓮花湖佔山為王，勝似督府提鎮。若將船攏在山坡，遊玩這樣真山真水，也倒是真有興趣。」少爺遂叫道：「老管家！咱暫將船攏岸，我欲遊山望景如何？」水手將船攏到山坡，少爺帶好兵刃暗器，披上大氅，老家人說道：「您可千萬留神，倘若遇見查山之人，恐其不便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此事無妨。」少爺梳著抓髻，挎著寶刀，自己嫌不好看，遂將寶刀插在背後，這才下了大船。老家人說道：「老奴跟隨少爺遊玩如何？」少爺說道：「您腿腳遲慢，還是我自己去倒方便。」少爺自己順步走到樹木交雜之處，青草萋萋，少爺行走之處，都用粉石在樹上畫好暗記。銀龍游得甚是高興，山風一吹，甚是清涼。忽聽有婦女喊嚷之聲：「拿呀！拿呀！」少爺一聽，心中甚為納悶：「蓮花湖後山，何以有婦女之行蹤呢？」少爺轉過一個山環，向西一看，有七八個婆子丫環，各執兵刃，俱都絹帕繡頭，圍著一隻野獸。銀龍一看，並不知此獸叫什麼名兒，只見一身黑毛，長五尺有餘，銀龍自幼慣走圍場，在台灣沒見過此物。蕭家鎮的人二百多家，全都以打獵為生，蕭銀龍在六七歲上，冬天蕭三俠帶領本村的眾獵人，年年放火焚林，銀龍對於各樣飛禽走獸見過無數，就是沒看見過這種野獸。丫環婆子槍刀齊上，也就是剝下幾根黑毛來。銀龍偶然想起此獸，常聞人言有一種狗熊，此物能與虎鬥，變戲法的將此物牙打落，將爪用火烙了，故能馴順。此物專與虎鬥，虎若是敗了就走，這狗熊他不走，他仍在山坡等候。丫環婆子圍繞著狗熊，那狗熊橫衝豎撞。又聽一婆子說道：「二姑娘快來吧。」就聽那姑娘說道：「你們都是廢物，若遇著虎應當怎辦？那還不嚇死呢？」銀龍扭項向北觀看，只見此女子銀灰絹帕包頭，銀灰汗巾紮腰，外罩銀灰斗篷，金蓮窄小，銀灰緞子軟底鞋，在旁立著素袍亮銀槍。伸手脫下斗篷，搭在松樹枝上，伸玉腕將槍提起，由北向南奔黑熊而去。丫環婆子向兩旁一閃，黑熊叫丫環婆子打得向前一撞，前爪繃，後腳蹬，姑娘亮銀槍奔熊項上刺去，刺下一縷黑毛，黑熊兩條前腿奔姑娘撲去，姑娘用槍桿照定黑熊後腿打去；黑熊又奔姑娘撲去，姑娘用槍向熊頭上砸去；黑熊向上一蹶，槍桿正打在黑熊脖頸之上。婆子在旁喊道：「咱們走吧，此物皮粗肉厚，打不了的。常言說得卻好，為人不要跟畜類生氣。」姑娘用槍照定黑熊頭上刺了一槍，向後倒退。先是人趕熊，到了此時黑熊趕人，有一丫環十三四歲，金蓮窄小，走得慢點，黑熊向上一撲，將丫環左臂咬住。丫環哭叫：「眾位姐姐孀子大娘救命！」內中有一個大腳的婆子，掌中一口大樸刀，照著黑熊頭上一連就是三刀，熊頭略微見點血跡。此時黑熊又奔大腳婆子撲來，那婆子撒腿就跑，黑熊在後面追趕不捨。正走在山坡下，銀龍在山坡上看的真真切切，心中暗想：我可不當出頭，我是出外的人，再說他們又是婦女們。又一思想，丫環、婆子又要被害。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我今年才十四歲，還有什麼嫌疑嗎？思索至此，少爺是俠肝義膽，遂將大氅脫下，擰成繩向腰間一圍，一聲吶喊：「黑熊不要傷人，少爺在此！」黑熊由南向北追人，銀龍由山坡東面過來，正將黑熊擋住。伸手握寶刀，無奈刀長抽不出來，抽出半尺有餘，仍然將折鐵寶刀還鞘，由繡花囊中取出毒藥亮銀叉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丈二的絨繩，六尺的銀練子，套好了挽手藏在背後。黑熊前腿一繃，後腿一蹬，餓虎撲食，直奔少爺撲來。

少爺雙手背著，抖手放出雙叉，照定黑熊雙睛打去，將叉抖回，摘雙叉，向繡花囊中而裝。當時少爺也是忙啦，裝在繡花囊內一隻，那一隻只將又翅裝入一個，翻手由背後撤出金背折鐵寶刀，照定黑熊脖頸刺去，只聽啞的一聲，將黑熊刺為兩段。

少爺向外縱身，抬腿用靴底擦刀，將寶刀擦畢，向背後插刀時，一歪身軀，繡花囊中的叉掉落塵埃。少爺也是斬了黑熊高興，亮銀叉落地並未留神，轉身向南而去，又向東走去，不見少爺形影。

北面上姑娘與丫環看少爺失落了一宗暗器，男女授受不親，不好明說告訴人家。丫環將叉拾起，叫道：「姑娘，您看這宗暗器真好看！拿到後寨，咱們練去吧。」姑娘說道：「人家男子的物件，咱們不能要。」丫環說道：「您要吧。」姑娘說道：「我不要。」丫環說著話，將叉裝在姑娘兜囊之內。

且說小俠客低頭一看，亮銀叉丟了一隻，想起方才斬熊向背後插刀時，許是掉在那裡。小俠客復又返回原路尋找亮銀叉。

姑娘見少爺蕭銀龍走來，遂對丫環說道：「你快將那亮銀叉給人家送去吧。」丫環說道：「您怎麼不給人家送去呢？」姑娘說道：「我是個姑娘，焉能在山內跟外來男子說話呢？」丫環說道：「您是姑娘，我也是姑娘。」說著話轉身走去。姑娘無法，將叉由兜囊中掏出，影著身子遞叉，小俠客用手提著大氅接叉。姑娘背著臉舉著叉，說道：「你哪，接叉。」小俠客說道：「你就鬆手吧。」姑娘一鬆手，將叉扔在塵埃。姑娘站在下山坡，銀叉向下滾，正滾在姑娘腳面上。銀龍一看窄小的金蓮，銀灰緞子小鞋，上繡萬字不到頭。小俠客心中暗道：「姑娘你走，我好拾啊。」姑娘心裡的意思，打算小俠客拾起叉來，姑娘好走。正在此時，忽由樹林中縱出一人，說道：「你們兩人好約會？別將我忘了。」小俠客此時可就顧不得嫌疑啦，由姑娘腳面上將亮銀叉拾起，轉身走去。惡淫賊見小俠客走開，對姑娘說道：「那個小孩子什麼都不懂的，你怎麼單看上他了呢？」姑娘說道：「我不認識他，你不要胡說。」淫賊說道：「你不認識他，你為何叫他摸你的手，摸你的腳？我都看見啦，姑娘你不用害羞。」姑娘說道：「惡賊趁早走去，別找無趣。我是蓮花湖於豐恒老寨主的二姑娘。」淫賊說道：「我不是蓮花湖的人，我是來給朋友辦事來啦。你若從了我，我必秘密不言，要什麼樣的首飾衣服都有。」說話伸手要持姑娘玉腕，姑娘向後退著，甩了斗篷，提起亮銀槍，照定賊人當心就刺。賊人說道：「啊，姑娘凸盤啦？就愛小孩，他也得明白人事啊。」

賊人一甩大氅，亮出戰窠皮。戰窠皮這宗刀是圓頂的，沒有尖，無論什麼傢伙，都不容易捋刀。姑娘因打熊身體已經乏了，見賊人接架相迎，恐其不是賊人的敵手，虛晃一槍向北而跑。姑娘一上了北山坡，腳底下一滑，摔倒塵埃。淫賊打算調戲姑娘，並沒有跟姑娘動手的心，戰窠皮還鞘，伸手奔姑娘而去，意欲將姑娘抱起調情，忽聽腦後有金刀劈風的聲音，賊人向南一閃。

原來，蕭銀龍在山環內看見賊人調戲姑娘，小俠客以為是湖寨的姑娘，必不是好人。後來一看姑娘與賊人動手，小俠客這才明白賊人是調戲姑娘，趕奔進前，向賊人腦後劈去。賊人聞聽金刀劈風的聲音，面朝南橫著往外一縱。此時小俠客的刀劈空，姑娘在地下躺著，小俠客這一刀若落下去，必將姑娘砍為兩段，小俠客此時收招不住，惟有向前探身，這一探身軀，向前走了兩步，就從姑娘身上邁過去。姑娘站起身軀，斗篷也顧不得拾啦，亮銀槍也不要了，蓬頭散發跑去，直奔寨中去了。賊人說道：「小孩，你將穿灰的姑娘霸佔了，你是色慾薰心。」

少爺說道：「胡說！我並不認識這位姑娘。你是幹什麼的？」

賊人說道：「我姓張名德壽，綽號人稱玉面小銀蝶。我是到蓮花湖拜望朋友的。」賊人說道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少爺說道：「我是遊山玩景的。」賊人亮兵刃向前就刺，少爺金背折鐵寶刀接架相還。惡賊心中說道：「小孩怎麼使這大的樸刀呢？我有心與他久戰，恐怕姑娘走遠了。」此時賊人的戰窠皮一碰少爺的金背折鐵寶刀，二刃向一塊一碰，火光冒出多高。各跳出圈子外看自己的兵刃，金背折鐵寶刀並無傷損，賊人戰窠皮碰了一指寬的一個裂紋。賊人此時假裝敗了，向東跑去，賊人並不是落敗，還是追趕姑娘的心勝。少爺一看，賊人向正東而逃，少爺心中暗道：「賊人必然還是追趕姑娘。」小俠客遂在後面緊緊追趕淫賊，賊人回頭觀看，小孩在後面追趕，賊人將戰窠皮交於左手，右手暗暗由兜囊中登鏢，故意的跑得慢啦。少爺追至賊人背後約有一丈來遠，賊人一反臂，就聽嘩啦一聲響，鮮血淋漓。原來少爺早看出賊人暗中登鏢，少爺在後面將寶刀交於左手，摘下亮銀叉，及至賊人切近之時，賊人方一反臂，少爺抖手一叉，正叉在賊人左肩頭上，三個大窟窿。賊人就覺著好似火燒的一般，心中發麻。列位，賊人的

鏢可並沒撒手，反受了毒藥，賊人此時色心全無，向南而逃，趕緊由兜裏掏出一粒止毒丸放在口中嚼了。少爺在後面並不追趕，心中暗道：「你就是吃藥哇，你就是有仙丹也不成。三日准得毒氣歸心而死。」賊人跑到蓮花湖寨內，自己又敷上了止毒散。少爺以為賊人沒有活路，哪知道賊人專用毒藥暗器，將藥敷上，當時止住了疼痛麻木。

且說小俠客抬頭一看，天光將晚，自己說道：「我淨顧與賊人動手，天光到有此時，豈不叫老家人放心不下？」少爺心思至此，遂由原路而歸。老家人蕭福正在山頭張望，見少爺回來，問道：「少爺，為何去了半天才回來？叫老奴好不甘心。」

少爺答道：「蓮花湖的山景真好，我只顧看景致啦，可就耽誤工夫了。」老家人蕭福說道：「少爺遊山的工夫，我們打了六七條金色鯉魚，給少爺做好飯多時了。」說著話主僕上船，老家人說道：「咱的船就在此處下錨吧。」少爺說道：「不能在此下錨。方才咱來的時候，由此向西去，有一片荷花江葦，那兒的景致極好，咱將船在那裡攏岸。」老家人遂吩咐水手將船靠到水竹江葦之處，真是又清雅，又涼爽。少爺叫道：「老管家的，將船頭向南，船尾向北，下了底錨，我在船上喝酒。」

老管家的又給少爺鋪好涼蓆，又將蚊帳支起，茶桌竹椅子俱都擺好，擦抹桌案，擺好了小菜，將酒熱好，菜蔬上齊。老家人給少爺斟好了一杯酒，少爺喜悅，賞月觀花，看竹飲酒。少爺飲酒想起沒酒的事，心中想起蓮花湖的姑娘，又穩重又端莊，蓮花湖山大王的姑娘真有這樣的人品。少爺想到這裡，自己歎了一口氣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我父言說於老寨主之次女許與我蕭銀龍為妻，於老寨主之次女若有此女之品貌端莊穩重，我蕭銀龍也不枉人生一世。」自己又笑道：「別胡思亂想，喝酒喝酒。」嘴裡雖然是這麼說，心中仍想在山內幾乎將姑娘腰斷兩節，由姑娘身上邁過去的事。此時老家人站在少爺身旁叫道：「少爺！這一瓶酒不少啦，您還喝嗎？」少爺說道：「你豈不聞人生朝露，一寸光陰一寸金，寸金難買寸光陰。寸金失去還能覓，光陰過去何處尋？老管家您再給我熱一瓶酒來。天也不早啦，您也該休息去了。」老管家無法，又給少爺熱上一瓶酒，把蒸食端上兩碟，老家人遂安歇去了。少爺杯杯淨，盞盞乾，背後折鐵寶刀背著覺著甚重，遂取下放在桌上。喝完酒，吃了幾個蒸食，站起身形，覺著腹內發熱，遂伏幾而臥。似睡非睡之時，就覺著左頰微疼，好似有人用手掐的一般，遂招呼水手家人，又聽船艙內的人沉睡不醒，少爺見眾人不醒，可不招呼了。又一轉想，左頰疼痛，必是有邪魔來擾。思索至此，自己又說道：「我父折鐵寶刀能避邪，絕沒有妖魔鬼怪之事。」

正在此時，抬頭一看，折鐵寶刀蹤跡不見，少爺嚇得三魂皆冒。

定了定神，心中暗想：這一定是蓮花湖的賊人前來盜我的寶刀。

我白天在蓮花湖後山斬熊救姑娘，與淫賊動手，有人看見我的寶刀啦。既然是丟了，我喊叫也是白費，更栽筋斗。少爺尋思至此，復又伏在桌子上竊看湖水，就見船近水花一轉，上來一個小孩，年在十三四歲，背後背著這口金背折鐵寶刀，伸手奔蕭銀龍左頰，又要掐蕭銀龍的嘴巴子。蕭銀龍心中明白，方才我左頰疼痛，一定是這孩子的把戲。這回他掐我，我將他抓住，拿著才算賊呢。他仍然眯著雙眼，假裝沒看見，那小孩的手看看伸到銀龍左頰，銀龍一伸右手，向那小孩手腕上擡去，遂大聲喊道：「哪裡跑！」您道，水衣水靠是滑的，蕭銀龍一伸手未曾掙住，只見那小孩「撲咚」一聲，躍入水中，潑風踏浪奔南邊竹林而去。蕭銀龍心中暗說：「只要看著你，你就跑不了。」銀龍一拍船板，叫道：「老管家，有賊了！我去追賊。」

語畢，下水追去。只見那小孩奔竹林近處，銀龍心中暗想，竹子有四五寸粗，一根挨著一根，他決鑽不進去。哪知道小孩來到竹子前，雙手一分竹子，進了竹林。銀龍心中納悶：竹子一根挨著一根，他怎麼進去的呢？來到竹林前一看，原來裡邊有一條水道，二尺多寬。銀龍打算也由這水道去追，又恐怕這條水道中有埋伏，遂由竹林旁邊，繞道迎頭去追。來到北口一看，白汪汪一片大水，連個人影兒都沒有了。

銀龍心中暗想：我將寶刀失去，我絕不能回家，豁出我這條命去，我去早寨去尋此賊。覺到山下，將身上水摔了摔，奔山裡走去。走出不遠，就見前面有一片鬆林，少爺就聽鬆林外有人說道：「這孩子的刀可真有點來歷，將我毘窠皮損壞。小冤家這一叉叉了我三個窟窿。」又一人說道：「你太不對啦，兔兒不吃窩邊草。蓮花湖的姑娘還有外人嗎？」少爺以為寶刀必是此人得去啦，出了樹林，夠奔這三人面前叫道：「山賊快獻金背折鐵寶刀！」張德壽一看少爺，分外紅眼，說道：「你要什麼刀？」少爺說道：「金背折鐵寶刀。」張德壽說道：「你要贏了張寨主，什麼刀都有。」此時柳玉春亮出鬼頭刀，張德壽亮出毘窠皮，崔通亮出樸刀，小俠客亮出判官雙筆，與三寇在樹林前動手，摘戳撕掙，接架相還。張德壽一撒刀，縱出圈子外，口中叫道：「二位兄長別動手啦。」復又叫道：「小冤家，咱們別在此處動手啦，咱們找一個寬闊之地，單打獨鬥，你若是贏了張寨主，可就有你的刀。」說罷此話，張德壽遂奔西南而去。小俠客說道：「龍潭虎穴，你家少爺也不懼。」跟隨三寇奔西南而來，出去半里多地，只見前面有一片菜園子，有一二百畦菜，可是空畦，並沒種著菜，畦內青草長得約有一寸多高，有人走的鞋底印，馬踏的蹄印。張德壽來到菜園前與蕭銀龍又動手，二人戰了五六個回合，張德壽被小俠客點了一筆，張德壽敗陣而逃。蕭銀龍在後面緊緊的跟隨，張德壽跑過了一個菜畦，假意摔倒。張德壽由第一個菜畦背上，假裝絆了腿啦，向前用力一撲，就撲到第三個菜畦去了。小俠客不知是計，在後面追趕，及至到了第二個菜畦，只聽咚的一聲，落在陷坑，扔了雙筆，將眼一閉。一丈六尺的深坑，坑底滿鋪石灰，少爺緊閉雙睛。上面張德壽一看，哈哈一陣冷笑，叫道：「崔賢弟！柳賢弟！還不將小冤家用飛抓搭上來。」崔通不言不語，也不動手，柳玉春由腰中摸出飛抓，將少爺英雄帶抓住，二人用力將少爺提出坑來，寒鴨晃水，四馬倒攢蹄，將少爺捆好。張德壽說道：「我與小冤家仇深似海，煮熟的鴨子他給弄飛啦。」惡狠狠舉起手中兵刃就要往下落。小英雄話未出口，心中暗想：悔不聽父母之言。由家中起身之時，父母告訴我拜見五十二寨老寨主，明是拜望盟叔，暗是拜望岳父。若先到在那裡，焉有此禍？只為遊山觀景，多管閒事，夜間在船上失去金背折鐵寶刀，不想又身逢絕地。少爺思索至此，遂白眼一閉，等死而已。列位，張德壽刀落之時，被崔通用手將院子托住，說道：「你知道秦尤與韓秀寨主因為什麼割袍斷義，斷桌一角嗎？皆因為秦尤盜來國寶意欲奉送韓寨主，韓寨主不要，秦尤面上不掛，競絕交而去。韓秀為人只是公正自居，無論什麼高朋貴友，不許破壞他的山規。你若是在蓮花湖殺人，韓秀豈能輕饒？」正在說話之際，來了查山的嘍卒，叫道：「眾位在此何干？」打開火折一照，原來捆著一個小孩，張德壽舉刀欲殺，崔通攔阻不讓殺。嘍卒說道：「蓮花湖不許殺人。這個少年是幹什麼的？」張德壽無言可答，順口說道：「他是探蓮花湖的。」

嘍卒說道：「若是探蓮花湖的，將他搭到大寨，交與寨主發落。在此殺人，我們擔待不起。」張德壽無法，遂將刀還入了鞘內，嘍卒用槓子將少爺搭起，直奔中平大寨而來。

來至大寨前將少爺由槓子上向下一捋，將少爺摔在平地，少爺恐怕摔了桃花臉，將頭向上一揚。旁邊一個頭目說道：「你們何必故意摔他？慢慢放在地下多好。若是摔破臉面，叫寨主看見，豈不被申斥？蓮花湖的規矩，拿著人不許傷損，你們怎麼更不知道守規矩了？」語畢，嘍卒頭目走到韓秀座前，單腿打千，說道：「現有張寨主、柳寨主、崔寨主，三位寨主拿一個探蓮花湖的。」韓秀問道：「怎樣拿住的？」張德壽答道：「在菜畦前動手，將他引到陷坑，落在陷坑之內拿獲。」

今日乃是山中嘍卒頭目比武之日，大家正在大寨比武。韓秀說道：「大家不要比賽了，將他足下綁繩挑開，不准動他身上的東西。」嘍卒頭目將少爺的判官筆仍然插在背後，打開足下綁繩，又給少爺將身上灰塵揮淨，露出了本來面目：五色線網子繡頭，面似桃花，荷花色短靠，玫瑰紫的絨繩十字絆，荷花色的褲子，福字履緞鑲緞鞋，一看好似女相，年在十四五歲。這位嘍卒頭目姓崔行三，在此山多年，人極正大光明，一看少爺蕭銀龍如此美貌，心中暗想：張德壽、柳玉春二人最下賤不過，這是由哪兒弄來的小學生？崔頭目思索至此，遂叫道：「學生，你見了我們總轄寨主，不要害怕。你別看刀槍劍戟好似樹林，可並不傷人。你是幹什麼來的，只管說實話，總轄寨主不能責備你。」蕭銀龍點頭說道：「多承長者美意。」跟隨崔頭目邁步進了中平大寨。少爺杏子眼一轉，向東廊下觀看，只見十六個大柵欄，每一個柵欄有一間屋子大，上面懸著黑地金字匾，匾上頭均有三個小字（前八寨），三個大字（第一寨、第二寨、第三寨、第四寨、第五寨、第六寨、第七寨、第八寨），八塊大匾。再看西面十六個柵欄，是早八寨，第一寨至第八寨。向南一看，東面上四個柵欄，西面上四個柵欄，乃是中平八寨，正當中掛著一架座鐘，名叫聚眾鍾，有水缸大小，蓮花湖若有大事，一敲此鍾，合山寨主俱到。再向北看，有一人獨坐金交椅，荷花色老虎帽，正當中荷花一朵，身披桂州綢坐墊，

那張臉面真好似荷花放蕊一般，劍眉朗目，三山得稱，背後背著亮銀雙刀，此人乃萬丈翻波浪韓秀是也。在韓秀身後站著四個大漢，左邊兩個大漢，懷抱八楞亮金錘，八楞亮銀錘；右邊兩個大漢，懷抱八楞青銅錘，八楞鑲鐵錘。在韓秀桌前兩張金交椅，左邊坐定一位老者，白面長髯，背後背折鐵寶刀，乃是韓秀之叔，寶刀將韓殿魁；右邊金交椅上坐的是震八方林士佩，背後十二顆鏢槍，相襯烈火苗，繡花囊內別定三雙點穴鏢，在一旁龍頭鳳尾架子上，戳著六十二斤半重的狼牙鑽。聚義廳下站立四十八位削刀手，韓秀佯裝不理的樣子，連頭都不抬。削刀手說道：「小孩給總轄寨主爺跪下。」蕭銀龍佯作未聞，削刀手又喊道：「你聾啊！怎麼裝聽不見？」韓秀說道：「你等不要大呼小叫。」蕭銀龍觀看韓秀，韓秀觀看蕭銀龍，猛一看好似姑娘的樣子，細看原來是一個小學生。韓秀心中暗說：這一小孩，男長女相，好似陳塘關的三太子。韓秀遂問道：「小童子姓什名誰，因何至此？」蕭銀龍答道：「我乃無名氏。被你們拿獲，何必多問？殺剛存留，任憑於你。」韓秀說道：「原來是少姓無名的小孩子。將綁繩鬆開。」韓秀口中可說解開綁繩，並沒有人給解繩。少爺桃花臉一紅，說道：「少爺名姓資重格高，你這是用話擠兌我。你家少爺姓蕭名叫銀龍。子不言父名，吾之家嚴震三江蕭。」韓秀一怔，問道：「勝英是你何人？」蕭銀龍答道：「勝三爺與我天倫八拜結交，他老人家是我勝三伯父。」韓秀聞聽說道：「不問可知，你是勝英所使。勝英前者探蓮花湖，我曾率眾追趕，他渡過漩渦之水，我不欲結仇，未曾窮追。你既是蕭杰之子，勝英之盟姪，你就該跪倒求饒，本寨主有惻隱之心，不傷你的性命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久聞你是精明強幹之人，原來聞名不如見面，連一句知道羞恥的話都不會說。你們本是一群賊，少爺乃是俠義之子，焉能跪你們賊人？像你們蓮花湖之人，寨主、嘍卒之名，不過比賊好聽點。你們本來是搶劫之徒，若能搶富人濟貧人，那還算有點良心，像你們這群賊，就知道肥己的，都不是好人，賊父、賊母、賊子、賊孫、賊妻。」少爺這幾句話，說得群賊大怒。韓秀桃花臉通紅，說道：「小老子嘴尖舌巧，綠林道不得一樣。豈不聞高山藏虎豹，田野埋麒麟；寒門生貴子，茅屋出公卿；鹽車困良驥，深潭隱蛟龍；沙子裡邊澄黃金，綠林道中出英雄。本寨主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財色分明。小娃娃口出不遜，你說綠林身價輕，我能宰活人，我一句話將你剁成肉泥。」少爺聞聽，微然冷笑，遂說道：「韓秀，少爺若有半字哼哈，不是蕭門之後。你要是敢傷了少爺，此處離鏢子幾十里地，我勝三伯父如要知道，必然殺到蓮花湖，將眾賊殺得乾乾淨淨。少爺那時雖死在九泉下，也心平氣和。量你們不敢傷少爺。」總轄寨主韓秀鬧得騎虎難下，說道：「乳臭小兒，竟敢開口傷人。」遂吩咐道：「群寨主亮傢伙，將此子亂刀分屍！」

少爺冷笑兩聲，叫道：「韓秀！你看少爺臉面改色沒有？你空有韓小帥之名，不曉得用兵之策。你是賢愚不分，不稱韓小帥三個字。聞名不如見面，你完全是山大王野蠻脾氣，何足為英雄？」韓秀一看少爺坦然自若，談笑如常，遂叫道：「眾寨主且停刀槍！」又叫道：「娃娃，你說我人多勢重，我將你放開，咱倆遞遞手如何？」少爺說道：「滅高人有罪，遞手我不是你的敵手。」韓秀說道：「咱倆作篇文章如何？」少爺說道：「作文章，我沒有才學。」韓秀說道：「為何你說寨主不稱韓小帥，不曉得用兵之策呢？」少爺說道：「你本來少才無智，不分賢愚好歹。十三省總鏢局什麼人才都有，怎麼就單用少爺探蓮花湖呢？少爺本是游蓮花湖來的，現在山外有船為憑。少爺游湖觀景，多貪了幾杯酒，你們山裡賊人看見少爺金背折鐵寶刀，將少爺的寶刀偷來啦。」韓秀問道：「你那寶刀什麼樣？」銀龍答道：「我那寶刀乃是金背折鐵，刀柄上有字：震三江蕭。」

韓秀吩咐查山寨主，趕緊到各寨查看，若隱匿不獻，當時號令斬首不貸。查山嘍卒到各寨查找寶刀，四十寨俱都未見此刀。蓮花湖的規矩，無論誰得著東西，都得交到總寨，不許隱藏。

韓秀問林士佩道：「此事應當怎樣辦理？」林士佩欲要公報私仇，遂答道：「這孩子殺也殺不得，放也放不得。」韓秀問道：「如何辦呢？」林士佩說道：「他若不是探蓮花湖來的，將他殺了，叫人談論起來，蓮花湖寨主跟小孩子一般見識；若是放了，他要真是探蓮花湖來的，蓮花湖的事叫他探去一半去。依我之意，將他暫且幽囚起來，若是勝英打發他來的，三日內必有動靜。」林、韓二人商議完畢，遂將少爺下在梅花亭下水牢之內，外人無論有多少人也找不著。韓秀遂說道：「林大哥與朱大哥朱甘棠大寨主辛苦一趟吧。」林士佩站起身軀，手中執定六十二斤半的狼牙鑽，朱甘棠執定水叉，林士佩一拍少爺的肩膀：「有一個幽雅的地方，你歇息歇息去吧。你是走著去，還是用繩捆上搭著去呢？按說你是俠客的兒子，不用費事。」

少爺說道：「憑少爺還用你們搭著嗎？龍潭虎穴，少爺也不懼，少爺有幾句話，總得說完了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有什麼話你說吧。」少爺說道：「我好比猛虎離山被犬欺，蛟龍出水被蝦戲。得時狸貓雄似虎，退毛的鳳凰不如雞。可恨可惱我那心慈面軟的勝伯父，三月間蓮花峪南北英雄會，反臂轉環八卦刀，那時節反臂轉環八卦刀，要將林士佩一刀殺死，焉有後患？」林士佩一聽，心中暗說：「就敢與勝英一次，他都說出來了。」羞惱變成怒，摘鑽頭，立鑽鑿，按三尖二刃的大砍刀，照定少爺脖頸砍去。少爺面不更色說道：「這都是我伯父爺給我們後人遺留後患。」林士佩狼牙鑽向下一落，就聽撲的一聲。原來，林士佩將鑽揚起，寶刀將韓殿魁，一把將林士佩的腕子托住說道：「慢動手，先將他押在水牢，等候勝英探山，再作道理。此時若傷了孩子的性命，豈不弄得真假難明？」朱甘棠執定水叉在前，少爺蕭銀龍在後，林士佩手擎狼牙鑽在少爺背後跟隨，真是小人得志不讓人，押著少爺奔水師營而來。

少爺一看，水面船桅雅賽高粱地一般，朱甘棠由兜囊中取出呼嘯吹了三聲，水師營的嘍卒由戰船下來，叫道：「大寨主有何吩咐？」朱甘棠說道：「現在拿住了探蓮花湖的奸細，押往水牢，你撐兩隻小船來。」少爺由旱寨奔水寨，下山坡倒縛著二臂，少爺縱身形上了小船，眾嘍卒如狼似虎，開船夠奔西南。銀龍心中暗道：「既然被獲，只可任這群賊蹂躪而已。」

不表銀龍心中亂想，再說兩隻小船奔西南出去約有一里餘地，見正當中有座涼亭，座西向東，南面是欄杆，北面也是欄杆，西面是石牆，東面是石頭門。朱甘棠叫道：「小俠客請到裡面吧。」少爺縱身形登階腳石上亭子。少爺一看，心中暗道：「好闊的一座亭子。」漢白玉磯石頭的柱子，亭子當中，大石頭的月牙桌，西面放兩張青石的椅子，南北兩張青石板凳，幽雅清潔，連一個塵土星兒都沒有。四外觀看，波浪滔滔，惟有東南角有一片大葦塘，葦子有一丈餘高，西北角有一片小葦塘，除去這兩片葦子，一望無際，俱都是水。少爺又聽林士佩說道：「將水牢打開請他進去吧。」少爺聞聽，心中說道：「我以為就在此亭內呢，死了也落一個幽雅乾淨。原來水牢在亭子底下呢。」嘍卒將大月牙桌抬在一旁，月牙桌底下有一塊大青石板，上有鐵環子。將青石板撬開，用鐵棍支好，嘍卒換好水衣，打著燈籠在前，倒上台階，先進了水牢。林士佩也換上水衣，下了水牢，然後將少爺推入水牢。那水牢內的水約有二尺多深，少爺用腳一踢，四週圍俱都是巨石，如同石頭屋子一樣。二尺多高的水，是由石壁的四角，有二寸多寬的縫兒，水由四外流入。雖然不見天日，可是活水。當中有木樁子，木樁子上下有鐵環，上邊有鐵環，為的是弔頭髮的，下邊的鐵環是捆腳腕子的。林士佩吩咐，先將少爺的腿腕子捆在木樁上，又吩咐嘍卒將少爺發髻打開，弔在上邊鐵環之上。老嘍卒頭目說道：「叫少爺多活兩天吧。咱們這輩子當嘍卒，下輩子還當嘍卒嗎？」

列位，嘍卒這明明是罵林士佩呢，無奈林士佩是客情，不好意思答話，於是只捆了二足，沒吊起發髻。嘍卒們與朱甘棠等出了水牢，說道：「咱們兩隻船共來了十二位，此處留下六名嘍卒，每日換班看守。」林士佩與朱甘棠等回歸大寨。嘍卒們見林士佩、朱甘棠走後，大家遂將小船撐到葦叢中賭博去了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少爺下在水牢之內，到了第二日午刻，就聽水牢上面青石板掀開。少爺抬頭向上觀看，見一位白鬍子老頭，穿著一身青衣服，外罩水衣，托定一個四方托盤。水牢內黑暗，少爺看不甚真。老者背後有個十五六歲之人，也是一身青衣服，外罩水衣，手提一個小錫壺，端著一瓷杯。一老一少順著階腳石而下，二人下得水來，老者說道：「我們總轄寨主說，沒有餓死之罪。」用手一指少爺說道：「你看我們給你送吃食來啦。我可不敢放開你，我用筷子喂你。」少爺說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

老者答道：「我是瓢把子的老家人韓福是也。」又一指後面少年說道：「他是書童韓喜。」少爺一笑說道：「原來是兩個賊奴呀。少爺不吃，快滾出吧。不吃賊飯，怕污了少爺的五臟。」

韓福說道：「你不要開口罵人啊。餓你三天，看看你有本事沒有？」遂說道：「喜兒咱走，真不識好人呀。」一老一少上了亭

子，將托盤放在月牙桌上，將青石板放好，少爺仍在水牢受罪，並未飲食。少爺方下水牢的時候，有火氣助著，不覺水涼，後半日火兒消下去啦，可就覺著涼啦，筋骨皮肉痛麻，少爺也不知黑天白日。天有定更來天，少爺自己思索：「想我有生以來，父母何等的疼愛？婆子下人，終日伺候著，還嫌不自由。悔不該在蓮花湖貪玩，失去寶刀，被人拿住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身在水牢之內。」杏子眼一轉，淚如雨下。「我若死在水牢之內，若被我父母知道了，豈不疼死？久後蕭氏門中絕了香煙，誰是後代根苗？可惜我今年才十四歲，生有處，死有地。」少爺自己正在歎息之時，就聽上面青石板鋼環子響，咔嚓一聲，將青石板掀開。少爺抬頭一看，一道綠火光，借火光一看，有一人青臉紅髮，壓耳紅毫半尺餘長，火筒繃在左肩頭上，紅鬚鬚紫煞，好似赤線一般。蕭銀龍歎道：「命強人欺鬼，時衰鬼摸人。蓮花湖果有妖魔鬼怪，叫妖怪吃了倒好，省得受水牢之罪。」就聽階石登登登，下了水牢，來到近前。少爺思索：「妖怪若是吃人，必先吃臉面。」遂閉目等死。那人在少爺背後輕輕拍了一掌說道：「你閉眼幹什麼？我前來救你來了。」

少爺問道：「足下何人？」睜目一看，嚇得少爺又將眼當時閉上，暗道：「壓耳紅毫，令人可畏。」只聽答道：「我是你二大爺。非自己爺們，誰來救你？」少爺心中暗想：我們原是大清國的人，遷居台灣只有十餘年耳。我父結交天下英雄，大清國我父朋友甚多，未聽有這麼一位藍臉紅須的二大爺。少爺尋思至此，遂對那人問道：「您既是我二大爺，您可知道我是何人嗎？」藍臉之人說道：「你不是龍兒嗎？大名叫銀龍。自幼看著你長起來的，焉能不知呢？」少爺聞聽，叫道：「二大爺，不錯，不錯，我是您小姪龍兒。」只見那紅鬚鬚人亮出匕首刀，把樁上繩子挑斷，胳膊上繩兒解開，叫道：「銀龍，你活動活動吧，大概被泉水浸壞了。」說著話，向前攙扶著銀龍，來回活動了一會，銀龍這才覺著身體輕爽。那人說道：「趕緊出水牢吧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我的腿有點麻木不仁，請二大爺將我抱出水牢吧。」那藍面之人說道：「少時可抱著，如今這大年歲怎麼抱呢？我用飛抓將你英雄帶抓住，將你提出水牢吧。」銀龍說道：「那更好啦。」遂將英雄帶用飛抓抓好，那藍面之人將銀龍向上一提，提到剛見天時候，銀龍向上一直腰，將藍面人的鬼臉鬚子撞落。少爺仔細一看，嚇了一跳，原來是一位千嬌百媚的大姑娘。銀龍忙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前來救我。」姑娘說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也不必瞞著啦。我前來救你可是偷著來的，你若到了大寨，千萬可不許說咱倆人在此接談。我本是五十二寨頭寨老寨主踏雪於豐恒的二姑娘。」銀龍聞聽，原來是自己未過門的妻子，不由得臉兒一紅。又聽姑娘說道：「咱們既是夫妻，又是家長愛好結親，早晚你別鬧小脾氣就好啦。可有一宗，在此處咱能說話，若是到了大寨，我可絕不能跟你接談。咱們快逃走吧，我扶你走幾步兒，現在小葦塘有我的小船。」

銀龍說道：「我的四肢無力，不能晃水呀，一步兒都走不了。」

姑娘無法，說道：「那麼待我呼喚水手。」由兜囊中掏出呼嚕一吹，哪知道水手孫三在船上睡著啦，愈吹呼嚕，愈不見孫三到來。原來孫三有個外號，叫睡不醒，他是有空兒就睡。姑娘來的時候，還囑咐他你可千萬別睡，他見姑娘向水牢晃去，當時他躺在小船上就睡著啦。姑娘吹著呼嚕，不見孫三到來，姑娘遂對蕭銀龍說道：「那個水手孫三本是睡不醒，想必他又睡著啦。咱不可在此耽誤，倘若出了是非，可不是鬧著玩的。你雖未受重傷，在水牢內被水泡的當時不能動轉，如果查山嘍卒前來，他們人多勢眾，咱們是自受其苦。況且我是偷著來的，傳說出去，於名譽上很不好看。你既然不能晃水，那可沒有法子。孫三該死的睡著啦，只好我背你奔蘆葦內小船吧，好在十幾丈遠，我也許背得了你。」少爺蕭銀龍處在這個光景，真是英雄氣短，不由得打了一個唉聲。姑娘一下腰，少爺趴伏在姑娘背後，姑娘兩手將少爺兩腿一攏，躍入水中，少爺兩手將姑娘的粉頸摟了一個結實。姑娘說道：「銀龍你要將我勒死？我喘不出氣來啦。我背後有雞爪雙鐮，你兩手摟住雞爪鐮，可別勒我的脖子啦，我實在喘不出氣來啦。」少爺聞聽，這才鬆了手，摟住雞爪鐮。但是姑娘的水性本來平常，年幼的時候跟於老寨主學的一點水性，自己在水裡晃著還費勁呢，如今身後又背一個人，哪有前進的力量呢？在水內扎掙著晃了三五丈遠，就覺著渾身無力，骨軟筋麻，不能前進。姑娘回頭叫道：「銀龍，你能夠慢慢晃兩步嗎？我在水裡攙扶著你行不行啊？我實在晃不動啦，您看我都要累死啦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此時我覺著稍微有點力氣，大概你扶著我許能行。」姑娘說道：「只要你上身晃悠著不沉底就行，我就能拉著你走。」語畢，銀龍由姑娘背後下來，姑娘用手攙著，銀龍尚能支持著晃，不至於沉底。